

胭脂稻传奇



杨帆里 关仁山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杨帆里 关仁山

I247.5
3241

2

胭脂稻传奇

长江文艺出版社

516169

胭脂稻传奇

杨帆里 关仁山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出版印刷物资公司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2插页 206 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5354—0151—1

I·133 定价：2.65元

内 容 提 要

“一袋胭脂稻种，父子两代恩仇”。

胭脂稻是唐山王兰庄的特产，稻把式王宝忠父子不但身怀种植胭脂稻的绝技，更重要的是藏有珍贵的胭脂稻种，这可是盖世的奇宝。地主、豪绅、日寇、汉奸都想得到它，做起了发财的美梦，千方百计想得到这袋稻种。王宝忠遵循祖辈遗训，舍生忘死，与恶势力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父亲被活活气死，儿子的斗争更是不屈不挠，使这股恶势力的阴谋彻底破产。当他再一次面临杀身之祸时，八路军、日本友人救他出狱，使他得以将稻种保存下来。

这部小说情节曲折跌宕，悬念不断，环环相扣。语言朴实，可读性强，充满了浓厚的唐山味。

目 录

一	神奇的稻米·····	1
二	恶棍马踏胭脂稻田·····	3
三	笑面虎凶相毕露·····	11
四	深夜脱虎口·····	28
五	投亲不遇·····	44
六	恶战黑老雕·····	53
七	困境卖种结良缘·····	63
八	蒙面匪深夜绑架·····	74
九	重返故地操旧业·····	85
十	不寻常的酒筵·····	98
十一	柳林萌情·····	111
十二	王久高偷艺·····	115
十三	“恩公”下了毒手·····	119
十四	火烧胭脂稻·····	132
十五	月夜夺宝·····	141
十六	狼狈为奸投日寇·····	145
十七	浅野道木的厄运·····	153
十八	来自岛国的魔爪·····	159
十九	暗夜之星·····	170
二十	义救伤童·····	179

二十一	万里寻夫的日本女人	100
二十二	恶梦初醒	202
二十三	小镇不速客	209
二十四	鬼域沧州行	223
二十五	狐狸露出了尾巴	231
二十六	人妖斗智	242
二十七	诡秘的一枪	250
二十八	搜查中的巧遇	257
二十九	讨人喜欢的跑堂伙计	271
三十	生死界	277
三十一	王八湾的奇迹	286
三十二	月下群英会	298

一 神奇的稻米

渤海北岸，有一座古老的小镇，名叫王兰庄。这小镇地处陡河岸边，地肥水美，气候温和，盛产稻米，闻名遐迩。清乾隆年间，有一年时近伏暑，王兰庄镇大地主王泰来，在家丁仆人的簇拥下，来到田野游玩。夏日的黄昏，红铜般的落霞溶满陡河两岸，淙淙流淌的河水散金碎银般闪亮，岸上稻禾如茵，繁花似锦，一片嫣红，一片嫩绿，一片鹅黄，一片粉白……大自然的造化，使这美丽的土地色彩纷呈，生机勃勃。王泰来心旷神怡，游兴更浓，说说笑笑下了轿子，来到一块稻田边。他放眼四顾，忽然看见稻田里一株稻穗与众不同：一是稻秆比其它的稻秆高，二是当时刚进六月，别的稻谷刚刚吐穗，而它籽粒饱满，早已成熟。王泰来惊讶不已，掐下几粒在手掌里碾去谷皮，用嘴一吹，一股奇香顿时扑鼻而来。细看米粒儿，与一般的稻米更是大不相同。一般的稻米，米粒儿洁白，呈椭圆形，两端浑圆，形短而扁；这些稻米，却是椭圆微长，两端尖尖，好似织网的棱子，色红而味香，米脊顺纹还带有一条紫红色的米线，如晶莹的水晶，血红的玛瑙，金灿灿的珍珠儿。众人连声称奇，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就把这件事传到官府。官府又把此事当做本地奇闻禀报朝廷。乾隆帝闻奏大悦，派人下来查看，并命人把这红稻米的种子播种下去。第二年六月，它又先

于其它稻子早熟了。于是，年年复种，一生百，百收千，慢慢地就连成了一片。令人吃惊的是，这种红稻米的生长却有一定的界限，只有这块方圆九亩左右的地盘生长。超越这块地盘播种下去，决不生长。因此，这块方圆九亩的土地就成了一块宝地。

红稻米被列为贡米送进皇宫，御厨更是赞叹不已！因为这米不仅颜色和形状独具特色，而且米质非凡。用一般的稻米煮粥吃，煮熟即吃味道儿鲜美可口，如果剩下的回锅一热，那米粒儿就会变得又糟又粘糊。可是，用红稻米做成的米饭，则大不一般。它具有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道儿，使人闻之食欲大振，食后则是余香满口，经久不散，颇有腹已足而口欲餐之感。非但如此，这种米还耐煮易熟，回锅三次米质不变，而且每回一次锅，米粒儿就会伸长一截儿，清香益烈，色泽愈鲜。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儿叫“三抻腰儿”。

乾隆皇帝传下圣谕：将这块宝地封为“御田”。为博得后妃们的欢心，就令后妃们拨出一些买胭脂的体己钱作为资助，种植红稻米，打下稻米之后，后妃们可优先享用。因为红稻米的颜色跟娘娘后妃们梳妆打扮时用的胭脂红相似，所以，这珍奇的红稻米，就被皇帝封为“胭脂稻”。

真是“皇恩浩荡”！

这神奇的红稻米，从此以后身价倍增，变成了神圣之物。人们都认为能够吃上一顿胭脂稻米饭，便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二 恶棍马踏胭脂稻田

斗转星移，时光飞流。

一九一一年，中华大地上卷起了一场革命风暴。这场风暴把清朝皇帝从龙椅上卷落尘埃，紧接着就是一场烽火连天的军阀混战。在乱世之中，这块宝地，几经易手，后来落到了一个名叫王品贤的地主手里。到了这一代，会种胭脂稻的把式，也只剩下一位名叫王宝忠的老汉了。

王宝忠祖籍沧州望树小镇。他的曾祖父本是沧州一带有名的稻把式，只因老人生性倔犟，属钢刀的宁折不弯，得罪了当地的土豪，被迫出走，流落到了王兰庄小镇，地主雇用他专门种植胭脂稻。

老人历尽沧桑，饱经忧患，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活着，如果没有绝技在身，便会处处矮人三分。因此，在他伺弄胭脂稻的时候，颇下了番苦功夫，他刻苦钻研，终于摸索出了一套种植胭脂稻的经验。只因这块御田换过几茬稻把式，收成总不令人满意，到了王宝忠曾祖这一茬，这块稻田上的胭脂稻不但连年丰收，而且打下来的稻米颗粒饱满，色泽鲜艳。

就凭这身绝技，他在这块地盘儿上站稳了脚根，连地主都让他三分。这位老人为了不至于把饭碗被别人夺走，就规定了严格的家规：种植胭脂稻的技术绝不外传，就是自家人

也是传子不传女，防止女子嫁出去，把技术传给外姓人。只因为王宝忠是三家共守的一根独苗儿，所以，到了他这辈儿上，掌握了种植胭脂稻技术的人，只有他自己了。

这一年，王宝忠已经五十六岁，虽年近花甲，但体格仍然十分健壮。他五短身材，鼻直口阔，面如赤枣，满脸的络腮胡子板刷似地朝外耷拉着。从外表一看，就知道是个性如烈火的人。

时值秋分，天气依然闷热难当。树上的蝉儿，“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这正是稻子莠穗儿的季节，远远望去，田野上黄绿交错，就好象心灵手巧的姑娘编织出来的五彩斑斓的绒毯。胭脂稻田上更是一片碧绿，喝足了水的稻穗儿，气儿催着似地猛长。

宝忠老汉站在田埂上，手执大桡正在精心地梳理着稻禾。这“大桡”，形状好象一把搂柴禾用的耙子，顶上有八根铁齿。在梳理的时候，将大桡插进稻丛中，运稳了腕力再往上提。劲儿大了不行，劲儿小了也不行，功夫全在腕子上。

宝忠老汉虽然性如烈火，可是在管理胭脂稻上却比绣花还要心细。他深知祖先为积累这一套种植管理技术花费了很大心血，自己绝不能因为管理上的疏忽，玷污了祖先的荣誉。

宝忠老汉正一丝不苟地梳理着稻丛，忽然听见有人轻轻地叫了声：“爹，天不早啦，你老该回家吃饭啦！”

宝忠老汉抬头看了看天色，估摸已到了正午。他这才想起自己在炎炎烈日下已经干了半天的活计，就站起身来。

招呼宝忠老汉回家的是他的女儿。

宝忠老汉的妻子早已去世，给他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叫小龙，女儿取名秀贞。他为了不使儿女受委屈，自从丧妻之后，一直没有续娶。自己又做爹又当娘，硬是把一双儿女拉扯着长大成人。这一年秀贞正好十八岁，姑娘不但生得水灵俊美，而且品行端庄，平日里对爹爹最孝顺不过。今天她见天气闷热，爹爹干的又是重活儿，就在家炒了几个鸡蛋，又温好了一壶酒，一切打点停当，才来到田里招呼爹爹。她见宝忠满脸汗水，就心疼地抢过爹爹的毛巾，轻轻地为老人家擦着汗。

正这时，身后“砰”的一声枪响，父女回头一看，一只野鸭“扑啦啦”地落入稻田水中。随着这枪声，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刹那间，一匹红鬃烈马旋风般地冲了过来。马上的人把缰绳往上一抻，红鬃烈马“唉儿——”地长嘶一声，扬起前蹄，眼看就要冲进水田。

这胭脂稻田乃是宝忠老汉的命根子，颗颗稻穗上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正在秀穗儿的季节，水田最忌践踏。他没多想，便大喊一声：“嘿！”抄起大桡，冲着那马的前胸“啪”地就是一下子。

红鬃烈马受到这突然的袭击，猛地一闪，前蹄腾空，后蹄刨地，发疯似地往上一窜。只听“妈呀”一声，骑马的人从马背上一下子被甩出一丈多远，“扑通”一声，一头栽进稻田，活象一只癞皮狗，在泥水里乱蹬乱刨。

宝忠老汉余怒未消，伸出大手，一把攥住马缰绳。又一猫腰，用空着的那只手抓住落水人的后背，用力往上一提，就跟老鹰抓小鸡似地把这人从泥水中揪了起来，顺手一扔。那人站脚不稳，一下子又摔倒在田埂上，急忙挣扎着爬了起来。

宝忠父女这才看清了这人的模样，不由心中一阵发笑。这人长得其丑无比：前鸡胸后罗锅儿，一双小罗圈腿细如麻杆儿，两只枯手就象鸡爪子一般。溜尖的小肩膀上扛着一颗小脑袋瓜儿，蝌蚪儿圈眉，眉毛下一双鼓蛤蟆眼儿，酒糟鼻子，三瓣儿嘴唇。更让人看着可笑的是，这人的右眼、鼻子和嘴巴就象被一根线儿抻着似地一齐往额角上吊着。

秀贞一见这人长相如此滑稽，“扑哧”，不由得笑出了声儿。宝忠老汉也觉得这人眼生。

这人名叫郭金龙，是天津卫青帮的一个小头目。只因他生得面目可憎，吊鼻子、吊嘴巴、吊眼睛，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郭三吊”。

郭三吊祖居王兰庄镇，祖祖辈辈都是镇上的“混混儿”。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儿，跑到天津码头去闯江湖，投靠了青帮头子，受到赏识，站住了脚跟，把家眷也接到天津。后来，青洪二帮火拼，郭三吊的父亲被人装进麻袋，扔在海河里活活淹死了。从此，郭三吊流落天津街头，姐姐郭茉莉在烟花柳巷里混迹。这郭茉莉虽说模样儿不算出众，可是却天赋一套勾引嫖客的本领，不久发迹混红，成了风月场上的花魁，号称“佛动心”。水涨船高，姐姐发了迹，弟弟也就跟着走了鸿运。经郭茉莉的引荐，郭三吊拜了一个地痞头子为师，在地痞头子的庇护之下，贩卖烟土，发了横财。眼见得姐弟俩在黑社会中就成了风云人物。

谁知好景不长。郭茉莉因为争风吃醋，得罪了一个海匪头子，这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对天发誓：“不亲手杀了郭茉莉，誓不为人。”

郭茉莉连连接到恐吓信，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在天津久

留，惶惶然逃回老家王兰庄镇。后来，经人说合，从良嫁给了本镇大地主王品贤做了小老婆。

郭茉莉嫁到王家后，使出浑身解数，卖尽风流。没出半月，就把王品贤迷得神魂颠倒，对她言听计从。

王品贤的老婆本是土生土长的黄脸婆，哪里是郭茉莉的对手？连气带恨，不久就呜呼哀哉，一命归西了。

郭茉莉一跃成为王品贤的正品夫人，好不威风。

正在这时候，郭三吊在天津因贩卖烟土分赃不均，杀伤同伙，犯了命案，怕遭人家暗算，就席卷细软，只身逃到王兰庄镇，投奔姐姐郭茉莉来避风儿。

这郭三吊本是天津十里洋场混迹的流氓无赖，过惯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浪荡生活。骤然来到这么一个偏僻的乡间小镇，狭天窄地，顿感胸闷气憋，百无聊赖，不到几天的工夫，直把他闷得唉声叹气，抓耳搔腮，跟姐姐闹着要死活回天津去。

郭茉莉见弟弟憋得额暴青筋，就让郭三吊骑马兜风，打野鸭子消遣。

郭三吊骑上姐夫王品贤的红鬃烈马，手提双筒猎枪，横冲直撞地来到陡河岸边。见一群野鸭子从头顶掠过，策马追赶而来。追到胭脂稻田边，抬手一枪，枪响鸟落，心中一阵狂喜，正想跃马跳进水田里去拾那只被打落的野鸭子，没想到碰上了宝忠老汉，顷刻间变成了一只落汤鸡！这小子怒火攻心，悻悻地从地上爬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他望着怒目相视的宝忠老汉，把小脸儿上的那三大件儿狠劲儿往上吊了吊，厉声呵斥道：

“老家伙，你凭啥打我的马？”

“哼，问你自己去！”

“问我？这稻田是你家的？”

宝忠老汉脖子一梗，道：“不管这稻田是谁家的，也不许你到里头来撒野！”

“撒野？”郭三吊倒退两步，慢慢卷起袖口，冷笑一声，“撒野……嘿嘿……我还要撒个够呢！”

“你……”

说着，郭三吊窜过田埂儿，冲进稻田，发疯一般地乱踩乱拔起稻禾来了。

这稻子是宝忠老汉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哪容郭三吊随便糟踏呢？他大吼一声：“混帐！”就象一头暴怒的狮子，朝郭三吊扑了过去。

秀贞见爹爹动怒，急忙跑过去抱住老爹的腰，一边阻拦，一边冲郭三吊嚷道：

“你快住手吧，这是王品贤家的胭脂稻田，糟踏坏了，我们可不好交待呀！”

郭三吊听见秀贞这话，抬头一看，吃了一惊。他刚才只顾对宝忠老汉撒野，没有注意到秀贞。秀贞姑娘这一声莺啼燕啭，传入他的耳鼓，使他顿时如醉如痴，再看秀贞那楚楚动人的容貌和身姿，惊讶得瞪大了双眼。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乡间小镇上，竟然有如此美貌的姑娘，惊喜之下，那舌头从三瓣儿嘴唇中伸出来，缩不回去了。

郭三吊站起身来，把吊钩眼睛又往上吊了吊，嘻皮笑脸地向秀贞凑了过来：

“嘻嘻……姑娘，你可知道王品贤是谁吗？”

秀贞没有理睬他，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郭三吊哈巴着罗圈腿又往前挪了两步：

“嘿，告诉你吧，王品贤哪，那是我姐夫，我是他舅子。哈哈……原来你们是给我家扛活的？这可真是委屈了你啦！象你这样漂亮姐儿……干……庄稼活儿，真让我心疼啊……”

郭三吊一步步地逼近秀贞，涎着赖脸儿接着说：

“姑娘，别火儿嘛！我还没娶媳妇哩……跟爷儿们，到天津卫享福去吧！嘻嘻嘻……”

秀贞受到侮辱，本能地躲到爹爹背后，气得浑身乱颤，眼中噙满泪水。

郭三吊狞笑着，伸出一双鸡爪枯手，就要拉秀贞的胳膊。

宝忠老汉听见郭三吊满嘴喷粪，早就火冒三丈，又见他动手动脚，心中越发不可遏制，他猛地抓住郭三吊那芦柴秆儿般的胳膊，用力一扭，想给他点厉害瞧瞧。不料，郭三吊却“嘿嘿”一声冷笑，那只被捏住的胳膊纹丝不动。紧接着，将笑声又提高了八度，把胳膊“嗖”地往怀里一带，又轻轻地往外一送，“咕咚”一声，宝忠老汉被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

秀贞心尖儿一颤，急忙俯身去扶老爹，却被郭三吊伸出的胳膊一架，咚咚咚……连着后退好几步，撞在一棵老槐树上，嘴角溢出几滴殷红的血。

郭三吊回转身来，抬起一只脚，踩在宝忠老汉的胸脯上，弯腰举拳就要打人。

秀贞在惊恐之下，手足无措，只好扯开嗓门儿大喊：

“快来人哪，坏蛋打人哪！快来……”

秀贞的话音儿没落，猛听有人大喝一声：“住手！”

郭三吊抬头一看，陡河岸上出现一位少年。身穿白布汗

衫儿，脚蹬青色布鞋，高绾着半截儿裤腿儿，正飞箭一般地朝这边跑来。

一瞬间，那少年已冲到郭三吊跟前。他正是宝忠老汉的儿子王小龙。刚才他正在河坡上割草，听见姐姐的喊声，扭头看见郭三吊正要打老爹，就飞奔过来，照准郭三吊的鼻梁骨儿，猛地飞起一脚。

郭三吊猝不及防，“哎哟”一声惨叫，顿觉眼前一黑，踉跄后退了好几步。用手一摸，粘乎乎的，鼻子冒出了鲜血。郭三吊吃了冷亏，气得哇呀怪叫，顾不得擦抹鼻血，恶狼一般地龇牙咧嘴，朝小龙扑了过去。

宝忠老汉乘势从地上爬了起来，怒喝一声：“小龙，给我狠狠地揍！”

王小龙死死地抱住郭三吊，两个人滚做一团。

宝忠老汉从水田边抓起大桡，秀贞也顺手从田埂上捞起一把铁锹。

这郭三吊本来是练过几招拳脚的，怎奈他只有巧功，没有实力。这时又见宝忠老汉和秀贞，怒目圆睁，各操武器，摆出了决死相拚的阵势，不由心中发毛，暗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一边挣脱王小龙，一边倒退着，等退到了红鬃烈马身边的时候，突然飞身上马，在马背上晃荡着小脑袋嚷道：“臭扛活的，等爷爷回头跟你们算帐！”说完这话，狠狠朝马屁股上捣了两拳，一溜烟儿似地逃跑了……

三 笑面虎凶相毕露

郭三吊策马急驰，到王品贤宅院门口，翻身下马，喘着粗气进了正厅。那些看家护院的，见舅爷满脸血污，浑身泥水，脸子绷得象一面鼓皮，都知道出了事儿，一齐站在门外听着。

王品贤和郭茉莉正弯成一对大虾，躺在烟榻上对着烟灯吞云吐雾。两口子见郭三吊那副狼狈相闯了进来，都大吃一惊。急忙扔下烟枪坐起来，惊讶地问道：

“金龙，出事啦？”

郭三吊把桌子一拍，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把三大件儿猛地往上一吊：

“他妈拉个巴子的，老子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

王品贤急忙问道：“谁欺负你啦？快说！”

郭三吊哭丧着脸，两眼盯着王品贤和郭茉莉，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没等郭三吊把话说完，郭茉莉好象突然被蝎子螫了屁股一般，“嗷儿”一声尖叫，连绣花鞋都没顾得穿，光着脚儿从烟榻上蹦到地下，双手叉腰吼叫道：

“反啦！这还了得？来人哪！快来人哪……”

门外的家丁听见这声喊叫，立刻蜂拥似地进了屋。郭茉莉对一个领头吩咐：